多收了两美分

闻 立

尼查·克尔德是美国阿肯色州斯密斯堡市一家制药公司的首席营销员，公司每成功研制出一种新的药品，都会交给他去试推销，而精明的尼查每次都能圆满地完成推销任务。

前不久，公司又研制出了一种治疗冠心病的“特效新药”，严格地说，该种药并不是什么“特效新药”，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包装和名称而已，以争取握得市场的胜券。这当然又责无旁贷地成了尼查必须完成的任务指标。作为首席营销员的尼查通过先期市场调查后发现，这种药品利润不太丰厚，而市场上同类药品又比较多，竞争非常激烈，感到要完成任务指标的确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这并不妨碍尼查非要完成任务指标的决心。“先头部队”的尼查走进了一家颇有规模的医药零售连锁店，找到了药品供应处的麦克·托里达主管，极力向他推销这种特效新药，并暗示如果药店答应进货，他不会让主管先生感到失望的。掌握着药品进货权的麦克经不住尼查的花言巧语，便答应负责零售这种特效新药。双方达成了长期产销协议后，尼查悄悄塞给麦克一块价格不菲的名表。该批次药品的每盒零售价也相应地提高了2美分，当然得到了市医药管理署的许可。

过了一段时间，有几位“资深”的冠心病患者向市医药管理署提出质疑，该连锁药店所零售的这种治疗冠心病药物的药效并不像说明书说明的那样神奇，好像和该公司以前所生产的一种药品的药效差不多，而且两种药品价格相比较，前者要比后者贵出2美分，顾客要求予以调查解释。

市署没有也不敢怠慢，立刻派员到这家医药连锁店展开调查。药店方理所当然地责成主管麦克先生出面“说说清楚”。麦克振振有词称：该批次的药品进价本身就高出1美分，再加上药店所准许赚取的利润比例，这样的每盒“特效新药”所标的零售价是合理的。调查员认真仔细地审计了该批次药物的账目流程登记图表，没有什么异常，也就是说，这区区1+1美分的价格波动在数值巨大的曲线图表上是属于微不足道的。于是调查员又按图索骥赴这家制药公司进行调查，公司方将原料采购到生产流程等系列图表和盘托出给了调查员过目，调查员经过一一统计分析，却找不出该批次药品成本要多出1美分的任何理由。与此同时，心如发丝的调查员还将该“特效新药”的抽样品送至检验室检验，其结果并不是什么“特效新药”，只不过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把戏。

疑点最后聚焦到了尼查身上，市署请求公司所在的辖区警察署联合行动，对首席营销员尼查展开全面调查。一贯能言善辩的尼查经不住两方的步步夹攻，最后承认是将送给麦克一块价值15万美元的手表费用化整为零地分摊到了该“特效新药”的零售价里。

结果是：行贿的尼查·克尔德和受贿的麦克·托里达被警方传唤去作进一步的审讯，那块价值15万美元的手表委托给拍卖公司，拍卖所得转赠给了州慈善机构。该制药公司和零售连锁店被永久性地取消了生产零售这种药品的资质，一位首席执行官和一位总经理被董事会永久性地罢免。两家公司还要负责向所有购买该批次药品的患者致歉，并逐一退还多收的2美分，对于还没有零售出去的这一批次药品全部封存，以待市署研究后处置。而作为市医药管理署的署长，由于有悖于自己在任职期内“让所有买卖在阳光下进行”的诺言，愧疚得无地自容，而不得不自动引咎辞职。

这则故事是我的同学告诉我的，他在6年前移民阿肯色州斯密斯堡市，并在这家制药公司谋得了质量检验员一职。

夜光杯

“夏令热线”火爆的冷思考

程志忠

据报载，今年『夏令热线』的来电突破了五万个，开通二十五天的来电量超过了去年五十天的来电总量。看到这一消息，我既为众多市民勇于反映民生问题而钦佩，也为民生问题的日益增多且其中许多问题由来已久而忧虑。毋庸讳言，『夏令热线』的火爆，反映了一些职能部门平时工作未能到位，甚至失职。

『夏令热线』是新闻媒体多年来坚持推出的一项贴近民生的重要举措。它架起了一座沟通市民与市民、市民与媒体、媒体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桥梁。市领导的直接关注，新闻媒体的及时传呼、报道、督促，使得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突出问题得以整改、解决。『夏令热线』的独特作用，增强了市民对它的关注度、信任度。笔者父亲前不久遇到一件烦心事，由于楼上邻居外墙下水管断裂，连日暴雨造成父亲住房的内墙及天花板大面积渗水、发霉，多次向有关方面反映，迟迟未能解决。适逢『夏令热线』开通，我即打电话反映，『热线』及时与有关物业部门取得联系，对方立即上门，察看后采取措施，遂解了我父亲的忧愁。『夏令热线』这一直接反映广大市民呼声的平台，实实在在地为大家解决了夏令期间的难题。

灯花

但从另一层面想，『夏令热线』每年只开通一次，而作为特大型城市，众多的民生问题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如果有关职能部门、主事单位能把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牢记在心里，始终视群众呼声为第一信号，将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为民服务意识，及时解决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把相关措施落到实处，那么『夏令热线』的来电也就不会这么集中、火爆了，社会的和谐度也必然随之大大增强。但愿今后的『夏令热线』来电少些、再少些！

关羽的『罗曼史』

邓小秋

近来，看到有人著文，谈到关羽的“乞娶”，探查他的婚恋对象。在《三国演义》中，对于关羽的婚事，介绍得非常简单。只是在第十三回，关羽攻占襄阳城后，诸葛谨对孙权说：“云长自到荆州，刘备娶与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寥寥几句，一笔带过。至于关羽的妻子，究竟姓甚名谁，都未提到，真是神秘得很。因而，过去有地方建立关夫人庙，据说曾有人写过这样的一副对联：“生何时，殁何年，盖弗可考也；夫尽忠，子尽孝，可不谓贤矣。”措词灵活，模棱两可，实在也是煞费苦心了。倒是在一些戏曲舞台上，对此有所渲染与描述。

元人杂剧有《关大王月下斩貂蝉》一剧，写吕布在白门楼殒命后，爱妾貂蝉为张飞所获，送给关羽。关羽虽怜惜貂蝉美貌，但念及历来的英雄豪杰，往往都因迷恋女色而身败名裂，乃令其自刎。京剧也有《斩貂》一剧，后有改名为《赞貂》的。情节不尽相同，写曹操欲以美色迷惑关羽，遣貂蝉前往引诱。关羽不为所动，杀死貂蝉。当年，程永龙、林树森、李洪春、周信芳、李万春等，都曾演过此剧。

貂蝉，并未成为关羽的老婆，而在淮剧《关公辞曹》中，关羽却有了妻室——曹月娥。曹月娥原是曹府的使女，被曹操收为义女，许配给关羽。但是，关羽与她同床异梦，终于辞曹出走。曹月娥闻讯追赶，恳求同行。关羽不允，曹月娥便拔剑自尽。情怀壮烈，是一出颇有特色的悲剧。

另外，在《三国志·关羽传》中，则有裴注之引说：关羽在下邳时，曾屡次想“乞娶”美妇杜氏为妻。那杜氏原是吕布下属秦宜禄的妻子，秦宜禄投奔袁术后，抛弃杜氏。关羽想娶她为妻，但曹操没有同意，自己纳入了后宫。结果，关羽也未娶成。

不过，在民间与野史中，都认为关羽早有妻室。前些年，曾发现明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里面便有关羽的妻子，名叫胡金定。当时，刘、关、张结义后，刘备恐关、张家有妻室，不能生死同心。张飞就与关羽相约，相互交换杀绝妻儿。张飞到关府杀家，心中不忍，便放走了关妻胡金定。胡金定当时已怀孕，后来生下一子，取名关索。在这里，胡金定有名有姓，并且卷入了“桃园三结义”的矛盾漩涡之中，似乎有根有据。但不知什么原故，《三国演义》却没有吸收这个故事。二十年前，我曾据此故事，编写了戏曲剧本《关羽认妻》，由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参加了中国艺术节。

一丝不苟 董 杰 作

吴方言称蟾蜍

薛理勇

青蛙与蟾蜍是同目不同科的两栖类动物。南方多水田，也有许多的蛙。李自珍《本草纲目·虫四·蛙》中讲：“蛙好鸣，其声自呼。南人食之，呼为‘田鸡’，云肉味如鸡也。”南方人有食蛙的习惯和历史确实很悠久。在我的记忆中，江南人是不吃蟾蜍的，一则蟾蜍的样子太古怪和太可怕，其次，蟾蜍的皮肤上会分泌一种毒汁，很多人认为，这种毒汁进入正常人的体内会影响正常人的健康，而只有生一种叫做“癞疥疮”的皮肤病患者才会强迫自己把蟾蜍作药材而去吃蟾蜍。

近年来，上海的郊区掀起了一股大啖蟾蜍之风，还美蟾蜍名曰“la si”，通常被写作“拉丝”。《新民晚报》曾载《拒吃“熏拉丝”，让蛙声重返田间》一文，文中说：“取名‘拉丝’，据说是因为剥皮时，青蛙、蟾蜍会痛苦地发出‘拉丝’声。”此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法而已。

江南方言大多把蟾蜍叫做“la ge bao”或“la si ge bao”。明冯梦龙《吴歌》收录吴地渔妇骂人的一段话：“看得别人便是虾头娘娘能介一点，自家便癞蛇蚆 进子天平。”“ ”是吴语“爬”的发声，“癞蛇蚆进子天平”义与“老鼠跌进天平秤”相同，即“不自量力”的意思。《崇明县志》：“虾蟆曰癞团，亦曰癞疙疤，”而《民国法华乡志》则讲：“虾蟆曰癞蛤霸”，看来，“la ge bao”只是吴语发声，写法无统一的标准。

章太炎（炳麟）是一政治家，也是经学大师，他的《新方言·释动物》中讲：“今江南运河而东至浙江皆谓蟾蜍为癞施。癞者，以多疳瘰。或称癞子、癞团，皆取此义。”章先生已注意到运河以东的吴语区把蟾蜍叫做癞施、癞子、癞团等名，其中“癞”取义蟾蜍身上有许多的“疳瘰”，但他未对“施”作出解释。在吴方言中，“尿”、“水”、“施”均读如si，如小便讲作“渫（sá）尿”、“渫水”，遗尿症患者被叫做“渫尿泡”。蟾蜍在遭惊吓或攻击时，皮肤上会溅出带有尿味的分泌物，这是一种保护反应，于是它被叫作“癞尿”，而上海市区方言则多称其为“癞尿蛤霸”。把蟾蜍叫作“lasi”是吴方言固有语汇，lasi可以写作“癞尿”或“癞水”，“癞”取义其身上长着像“癞疥疮”一样的疳子，而“尿”或“水”则取义其受惊吓时，身上会溅出如尿液那样的分泌物。

奥妙的名字

朱世荣

有一次收看电视台的选秀节目，记得有一名选手叫作“苏醒”。虽然我对这类节目兴趣不浓，但是对该选手的名字倒是印象深刻——姓苏名醒，多么巧妙的名字啊！

去年因为帮助一位搞影视节目的朋友“跑龙套”，结识了一些电视台的朋友。整理名片时才发现很有意思。如广州电视台少儿频道有位同志的姓名是“祝愿”；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节目部有位同志的姓名叫“甘露”；四川电视台文化旅游频道负责《开心21》栏目的同志叫“沈醉”……

在同学、同事、邻居当中，奥妙的名字也是不少的。如老邻居王家姆妈的女婿叫“童年”——姓童名年，不是化名。退休之前在机关里有位科长的大名叫“黄杨”——据说，他爸姓黄、他妈姓杨，两个姓氏组合在一起，成为不错的名字！很巧，“黄杨”还是一种名贵的盆栽植物——在案头上的那盆“黄杨”成为黄杨科长的自我标榜！

同样姓黄，中学有位同学名叫“黄海”，叫起来朗朗上口，印象十分深刻。下乡的时候，有次在旅途中搭识一位朋友，名叫“沈阳”，而且是沈阳人氏，多有意思！下乡时的室友，有位叫“夏春秋”，还有一位叫“王春天”，他们的名字应该也算是很有特色的了。还曾在一份小报上看到过某作者叫作“夏天”，或许是笔名吧？但当作真名也很不错呀（如果姓夏的话）！

能起一个奥妙的名字，归功于父母的文化功底啊！

今宵灯谜

刘茂业

化干戈为玉帛

（新闻发言人）

昨日谜面：暑期铁路称旺季（四字新闻媒体用语）

谜底：夏令热线

（注：线，作“铁道”解）

大高地之旅

霍无非

七夕会 行旅印痕

大高地其实并不高。这座据称世界上最矮的活火山，海拔才600余米，一听这名称，就感到菲律宾人非常搞笑、幽默，能把耗子称作大象。

那日，我们从马尼拉驱车到大高地，一路上椰林婆娑，花车妖娆。车南行约70公里，停在山地顶部的一座公园旁。这里天高云淡，视野开阔，一览众山小。导游往对面一指：喏，那就是大高地火山。虽是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不远处黛绿的火山仍隐蔽在淡薄的雾霭中，半遮半掩，被四周碧蓝的湖水环抱。看来，想一睹芳容，还要走一程。汽车加过油，驶离山顶，再沿葱茏的山路盘旋而下，越驶越低，来到塔尔湖边的一个村庄。

匆匆用过午餐，来到湖边，要乘船过岸。塔尔湖的小船叫“螃蟹船”，乍一听也是好笑，它其实并不像螃蟹：船身细窄，船头船尾又弯又高，向上翘起，倒像只点水的蜻蜓，和菲律宾的吉他一样，有着典型的古西班牙风格。成对的竹篙弯弯横出船两侧，在水面再沿船体拴几根竹篙，作平衡之用，才有几分“蟹足”的意味，“螃蟹船”之名大概由此而来。马达响起，船在碧蓝的水面上轻盈掠过，泛起浪花，被风吹到脸上、身上，引起笑声朗朗，但有了“蟹足”，船体不致太过摇晃。放眼四顾，塔尔湖四周群山绵延，无工厂，民居少，使得湖水清澈，无污染，不能不夸当地的环境保护。

船靠湖中小岛，火山口在岛上最高处。岛上有个村落，茅屋、椰林、鸡犬鸣吠，形成了鲜明的菲律宾乡间景色。别看村子离火山口不远，要上去得走几小时山路，这时，村里的小伙子们牵来了一队马供我们选择，作为上山的交通工具。这些马也有趣，一匹匹矮小得像“宠物”，远不像伊犁马、蒙古马那样高大壮实，也是一方水土所养吧！选一匹稍大些的马骑上，一步一颠朝高处走去，起先两旁是庄稼地和浓密的树荫，之后茅屋落在马鞍下，湖水降至脚底下，再往上走，山路崎岖，尽是凹凸不平的石块，羊肠小道旁是陡峭的悬崖绝壁，崖下的湖水深不见底。臀下的马儿埋头赶路，走得“呼哧呼哧”，马蹄子踏在石块上发出咚咚脆响。老马识途，是有灵性的，它知道该走哪些路，有时两马相遇，眼看要在险处碰头，只见一匹自动停让，另一匹噌噌快过，惊出游客一身冷汗。

骑了约半个小时，看似目的地不远了，但山路阻隔，总也难靠近，真是“望山跑死马”！快到火山口，山势愈陡，马儿像听到冲锋号，扬开四蹄奔上最后一程，人的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了……

站在圆形的火山口旁，如一只巨碗近在眼前。与世界上大多数火山一样，它凹下去有百余米高，底部水汪汪一片，形成火山湖泊，周边植被稀疏，岩缝中冒出丝丝白烟，空气中弥漫着硫磺气味，表明这座火山还在运动，不知哪一天，便在沉默中爆发。

下山后，回首再望这座火山，它一半是湖水，一半曾是火焰，既艰险，又美丽，既暴虐，又温柔，轮回转换，捉摸不定，也许，这就是它吸引人之处。我们拜谒了这座活火山，一路上的风情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